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 全球化浪潮下的 「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從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部的就讀經驗與教學心得說起

趙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民族音樂學哲學博士

### 作者介紹：趙琴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民族音樂學哲學博士、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音樂史碩士、師大音樂系聲樂學士。現任台大美育系列講座主講人；臺北師院兼任教授；中華民國民族音樂學會理事；文建會「臺灣音樂館」叢書主編。「金鐘獎」終生成就特別獎（2002）；「金工獎」評審特別獎（1999）。



只有西方古典音樂（正統藝術音樂）是最高級的嗎（J. Baker, 1986）？為何多數音樂學院傳授、音樂電台推介的還是大量17~19世紀歐洲四國的古典音樂？其他音樂是不可與之比擬的嗎？

從「卓越」的角度視之，我肯定古典音樂的複雜、多樣的精緻性，以及它無可取代的超絕技藝！

但藝術不是技術，它該兼負與文化核心緊密相聯的特性，每一個社會中用來聯繫情感生活的音樂方式，幾乎很少涉及音樂的專業性質。誠如民族音樂學家邁耶斯所說：「在文化與文化相互間，該避開價值的判斷，與等級高下的排列。」<sup>(註1)</sup>

當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席捲而至，如何開拓視野，以全球思維，摒除偏見和歧視，理解不同民族的音樂文化，成為當務之急。

本文以「世界音樂」為主題，盼能呈現問題，啟發思維。

### 到底什麼是「世界音樂」？其意義為何？

我深信各民族均有他自己的音樂體系，來反映和表達其社會的基本價值和文化結構，也堅持「世界音樂」（World Music）無與倫比的迫切性。傳授「世界音樂」，不是去教會

學生這些文化的「音樂」，而是像認識「世界歷史」或「世界地理」似的，教會學生知曉「世界音樂」及其存在的價值，並予以尊重，俾使學生能有更廣擴的視野，能有知道眼前的「世界」之外的「大世界」的意識。

我前半生所受的音樂教育，就如同今日大多數的音樂學子，嚮往西方古典音樂境界。從取得師大音樂系聲樂學士學位到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音樂史碩士學位，我的音樂世界主要以「西樂」為重，研讀的是「西方」音樂文化移入後所建立的教育結構體系下的音樂系所。在我步入社會，在中國廣播公司擔任音樂組長及音樂節目製作、主持人的三十多年期間，藉由與世界各廣播公司交流的「國際音樂交換節目」，除了選介國際音樂比賽、音樂節實況，也透過世界廣播公會，收到介紹世界傳統民俗音樂的交流節目。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剛出道的我就自問：為何廣播中大量播送的是西方古典音樂？從此自己更是從理念到實踐，以推廣中國及本土音樂為己任。

對於「世界音樂」這一名詞，我是從1991年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部（UCLA）攻讀「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後，大量選修「世界音樂」的理論課程，在實踐上則學習世界不同地區的民族樂器演奏，再經由博

註1：Helen Myers, "Ethnomusicology",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Music, 1896ed., Vol.2, p.61.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士資格鑑定考試的五門科目之一的「世界音樂」的筆試，及六位口試委員的口試煎熬，然後是一長串研讀、聆賞、分析、吟唱、演奏「世界音樂」後的豁然開朗，中年以後的晚來覺悟，我重新認識了「世界音樂」的寬廣。近年來在筆者出席的無數國際會議中，「世界音樂」已逐漸在各項專題中引發重視。

詩人朗費婁 (H.W. Longfellow) 所說的「音樂是人類共同的語言」(Outre-Mer, Volume 2 1833)，曾引發數十年來民族音樂學論爭的焦點，其實，只要說清楚是什麼「音樂」，只要不獨守「歐洲音樂中心論」，而是立足於「文化相對主義」(註2) 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省視，自有其不同解讀。

## 民族音樂學與世界音樂的形成

談到「世界音樂」的形成，需先從其源頭「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 說起。美國的民族音樂學萌芽於十九世紀的九〇年代，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1890至1950年代，研究成員大多是民族學、人類學、心理學家，偶爾有些音樂學家的參與。最初是由西方人以非西方的民間傳統音樂為研究對象，亦即研究未受西方文化滲入前、非西方社會中以口耳相傳方式傳承的音樂，當時的研究對象以印第安及愛斯基摩人為主，訴求重點主要是收集田野資料，並作音樂的描述工作。

在二十世紀中葉後，美國民族音樂學開始蓬勃發展，逐漸在各大學佔有一席之地。在研究發展中同時建立了相對於西方藝術音樂的研究方式，研究範圍早已擴大為東方的藝術音樂、民間音樂，研究的觀點也有了新的轉變。在民族音樂學早期階段，特別關注各種資料靜態的共時研究，在1960、70年代中，當非西方傳統和民間傳統的「文化變遷」成為普遍事實時，「變遷研究」也成為重要論題。根據這些現象，民族音樂學的領域，也開始更重視音樂變遷、跨文化的影響、音樂和音樂行為方面的混合形式。民族音樂學的定義，也從致力於特定世界區域概念的音樂學的分支，轉變為包容所有音樂的研究，包括世界各種音樂的比較研究，以及文化中的音樂研究。除重視口耳相傳的媒介，也依賴樂譜；除研究音樂本身，還兼及音樂在社會中的功能、音樂的共同原則和其他橫切面的文化關連等問題的廣泛探索；近期的研究範圍逐漸擴大，某些考古資料的發掘，使以往對無文字社會歷史的研究獲得重大的突破。亞洲音樂文明研究的熱絡，及城市音樂的研究興起，使得音樂重

建 (Reconstruction) 的研究工作，及文化變遷中的文化融合 (Syncretism)，文化變容 (acculturation) 等研究項目，借著豐富音樂史料的搜集，使得歷時性的研究題目成為熱門。

民族音樂學家始終強調音樂現象源自文化的混合，並深信音樂世界是由各種分立的音樂群組組成的，音樂是文化的一部份，以此認知轉而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各種文化及其多樣性，無論任何一種渺小或遙遠的音樂傳統，都是同等重要。從時間的觀點來看，學者研究的範疇偏向於共時性 (synchrony)，即同時代各音樂空間層次內的活動研究；歷時性 (diachrony) 是考察各時代音樂形態的變遷和因果關係的研究。從相對角度來看，「民族音樂學」是世界各種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它並非簡單的「民族音樂」或「種族音樂」的研究。它避開了今日作為藝術音樂國際性範例的歐洲根基的古典音樂研究，因這種音樂是按歐洲方式界定的。但民族音樂學家試圖觀察整個音樂世界 (包括西方藝術音樂)，他不以西方藝術音樂理論框架產生的標準修辭學來評價音樂的好壞，而是肯定各民族均有其具價值的音樂，但看它為其社會帶來什麼樣的信息。民族音樂學百年來的日新月異，其研究方法不斷更新，研究範圍不斷擴充，因而定義也隨時在更新中 (註3)。

美國大學中首創民族音樂學課程的是加州大學洛杉磯校部，從1958年起，由曼托·胡德 (Mantle Hood) 開始為音樂系延聘名師，開設新課。他傾向於以音樂學觀點來研究民族音樂學，胡德所醞釀、促成的觀念是雙重音樂 (bi-musicality) (註4) 的學習，認為經過實際音樂的演奏是理解他國音樂的前提，只有通過本身的實踐而有了理解基礎，才可能以語言文字來表達。基於他所創導的雙重音樂才能理論，即通過理論研究和實



圖一、1958年起，曼托·胡德延聘名師，開設新課於美國大學中首創民族音樂學課程的UCLA。基於他所創導的雙重音樂才能理論，即通過實際演奏來認識「世界音樂」成為重要課程。圖為2001年11月UCLA 資料檔案室的40週年慶祝會中，創辦人Mantle Hood與世界音樂課程主任I NYOMAN WENTEN合攝，筆者曾隨這位巴里和爪哇樂舞專家學習印尼甘美朗音樂。

註2：即「承認互相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立場」之謂。見趙琴：〈民族音樂學近年來的研究新趨勢〉，載臺北：《中國民族音樂學會會訊》第11期，1994年11月

註3：趙琴：〈民族音樂學近年來的研究新趨勢〉，載臺北：《中國民族音樂學會會訊》第11期，1994年11月

註4：Mantle Hood, "The Challenge of 'Bimusicality'", Ethnomusicology 4, (1960) :55.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踐演奏，來認識另一種文化的音樂，研究世界各民族的音樂是重要課程內容之一。這種思想蔚為主流，民族音樂學也從美國大學中的人類學系的研究，蛻變為音樂系的熱門課程。是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產生「世界音樂」這個名詞，是美國康州威斯里安（Wesleyan）大學在1965年擬定民族音樂學課程大綱時，首度啟用（註5）。

###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世界音樂」課程

在研習民族音樂學的世界著名學府中，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始終是引領風潮的先驅，在「世界音樂」領域中，無論師資與設備，UCLA更是獨領風騷。UCLA創校於1919年，與「五四運動」同年，我從1991年入學，在「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研修，1995年取得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

1988年至1991年，我在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SFSU）修習「音樂史」碩士學位，當遭逢大地震圖書館因而關閉期間，有些課程與加大柏克來校區及舊金山音樂院共享音樂資源，這些課程都是環繞著歐洲正統音樂的學習領域。在修畢課程，通過三小時「西方音樂史」畢業考，審核通過碩士論文後，再申請轉至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由於音樂史與民族音樂學是不同的領域，除了相關的兩門課可抵消外，我得重新從民族音樂學的碩士課程開始研讀。正因為西方古典音樂的學術資歷，又以「宋朝姜夔詞曲的古代和現代」為碩士



圖二、UCLA首創的實際演奏世界不同民族的樂器課程，成為日後美國許多學校開課的典範，並逐漸影響許多國家。圖為筆者攝於西班牙格拉那達吉普賽人聚居的山區洞窟酒店中的佛拉門哥舞表演。

論文主題，再加長期工作中於中廣公司的音樂傳播經驗，這樣的音樂背景，有助於在民族音樂學領域中的思考與視野，在申請UCLA入學時，被告知是以「高資質」獲准錄取。在學習過程及畢業後的博士後研究及實際工作的省思中，很慶幸這晚來的「民族音樂學」研修經驗，使我認識了西方古典音樂領域外的「世界音樂」新天地，這是極具價值的收穫。

UCLA藝術學院設有三個和音樂相關的科系：以作曲和表演藝術為主的音樂系；以從歷史出發，研究西方正統古典音樂為

主的歷史音樂學系；以及從文化角度出發的民族音樂學系。UCLA一年上課時間分三個學季，亦即Quarter制，修得博士學位除通過兩種外語課程能力，三學期的演奏課程外，兩年期限修畢必修、副修及其它相關科系的指訂修習課程，第三年準備五門的博士資格鑑定考試（含筆試及口試），再完成三年期限的博士論文寫作。在學科的研修目標上，民族音樂學系強調將焦點集中在這門尚在持續發展中的學科及其相關領域，含音樂學、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及藝術社會學；提供確切的核心課程，保證學生習得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俾使所選課程



圖三、實際演奏是特殊經驗，能體會各民族樂器的技巧特點，及各自的美學觀，並真正深入瞭解此民族的音樂文化。圖為希臘的民族樂器Buzuki。2004年雅典奧運開幕式中，上百人的Buzuki樂手列隊演出，吸引世人目光。

符合所期待的專業學術領域。在UCLA修習民族音樂學課程，可享有充分資料及設備，包含有音樂記錄、特殊的搜集珍藏、上千件來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樂器、閱覽室及視聽室。

我在UCLA修課的1991至93年間，有關「世界音樂」課程的開設，除「世界音樂的文化」（Musical Cultures of the world）的必修課，在三學期裡分別上完「歐美」、「近東及非洲」、「亞洲及大洋洲」的課，通過嚴格的考試（含樂曲聽辨及解說），還有機會擔任亞洲音樂課程的助教。另外選修的課程，均為今日美國獨當一面的名師：有C.A. Heth的北美印地安音樂；J.C.Djedje的非洲音樂及非裔美洲音樂；S. J. Loza的拉丁美洲音樂；N. Jairazbhoy的印度音樂；A.J.Racy的中東、阿拉伯音樂；Keeling的日本音樂。在實際樂器演奏課程上，我在大學時練的是西樂領域的鋼琴、小提琴、聲樂，在UCLA我卻修完必修的三學期演奏課，欲罷不能的再選修其他東方民族的樂器。

在胡德主持下，UCLA花了龐大經費購買各地民族樂器，聘請各國專門演奏人才個別授課。除了中國的古箏、琵琶，個別

註5：柘植元一（Gen'ichi Tsuge）著，王北成譯：〈世界的音樂〉，載北京《中國音樂》，1985年第3期，頁27。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圖四、如何讓學生有共享「世界音樂」的概念？研究先驅 Bruno Nettl 在第 20 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年會 (ISME) 上有精彩的「主題發言」。圖為筆者 (圖右) 1996 年在多倫多第 41 屆 SEM 年會中與 Nettl (圖中) 及前美國民族音樂學會會長、筆者博士論文審查委員會主席 C.A. Heth (圖左) 合攝。

課我還上了曾為日本宮廷樂師的 S.Togi 先生的日本宮廷音樂課，Yuge 女士的日本箏及橫抱琵琶，N. A. Jairazbhoy 的印度長頸 Sitar 琴，並參加了印尼爪哇、巴峇島的甘美朗合奏。雖然作為圈外人，也許我僅學得甘美朗的結構，而非必然就有文化理解，但是伴隨著努力、實踐，它是逐步深入的基礎。每年系裡的春季音樂節，師生擔綱演出的「世界音樂」熱鬧登場，世界五大洲的不同民族樂器，或獨奏、或以合奏方式呈現，除了觀賞他人精彩演出，我也摩拳擦掌、埋頭苦練，並正式上台演出，是極難得的「世界音樂」參與、演練經驗。

UCLA 首創的實際演奏世界不同民族的樂器課程，也成為日後美國許多學校開課的典範，這也是美國民族音樂學界的一大特色，並逐漸影響許多國家。相較於「世界音樂」的研究，實際演奏是特殊的經驗，研讀再多書中理論與長篇敘述，再經由演奏實踐，體會各民族樂器中所習得的技巧本身，及各自的美學觀，方能拓寬視野，真正更深入對此民族音樂文化的具體瞭解。

### 大眾傳媒與商業運作下流行音樂產品中的融合性「世界音樂」

「世界音樂」從民族音樂學衍生，前者為研究與表演並重，後者則純為學術研究。至於當今社會商業推廣的「世界音樂」，是在 1980 年代隨著傳播與流行音樂的腳步，興旺起來

的。

西方傳教士的殖民者，首先帶著西方文化到了世界許多地方的跨文化影響，這是歷史的事實，他們的讚美詩和軍樂合奏，本非最奇妙的音響，卻征服了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各民族毫不懷疑的耳朵；緊接著商業和工業技術的運用、大眾傳媒交流的引進，收音機、電視機、電影等科技的一日千里，音樂形式的混融現象無所不在。在 20 世紀音樂革新的進程中，文化融合是普遍的趨勢，在美國和歐洲盛行的許多流行音樂形式，擴散其影響力至世界各個角落，西方因素和非西方社會的各種因素的融合，也成為 20 世紀世界音樂中的最重要事件。

民族音樂學家曾經認為他們是傳統音樂原貌的保存者，而避開與混融的流行音樂形式聯繫，這種態度源自對西方關注的純粹性，也出自他們對文化進化的興趣。而今民族音樂學家已傾向於把音樂文化看作是不斷變遷的，同時研究其過程，也強調跨文化交流正是當代音樂的主要特色之一 (註 6)。

跨文化交流是一個專門領域，大眾傳媒與商業唱片公司所大力包裝推廣的「世界音樂」(World music)，也以「跨文化交流」來推介其出版品。這是 1980 年代後，一些流行音樂歌手，在自己的創作中加入異國音樂風味，使用其樂器或旋律，譬如 Paul Simon 的《Grace Land》專輯中，就是非洲的樂手演奏及演唱。這一股商業操弄下流行音樂產品中的融合性「世界音樂」，許多是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結合、非西方的傳統音樂與西方的搖滾、爵士元素相結合、本土與現代化結合的都會流行音樂的例子，它是西方唱片公司包裝促銷的「第三世界現象」，藉此吸引具有世界地球村觀念的年輕人。

再以 1970 年代紅極一時的搖滾樂團「創世紀」"Genesis" 的團長 Peter Gabriel 為例，這位特立獨行的流行音樂巨星，



圖五、1999 年筆者出席於澳洲雪梨科技大學舉行的第 10 屆「國際通俗音樂研究學會」(IASPM) 研討會，圖為特邀當地原著民學者介紹古老土著樂器迪吉里杜管 (Didgeridoo)，該管樂器 (講者左手所持立地長管) 擔任任澳洲文化使者角色。

註 6：布魯諾·奈特 (Bruno Nettl)：〈民族音樂學與世界音樂教學〉，第 20 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 1992 年年會上的主題發言。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1980年代自創Real World唱片公司，並負責執行公司的許多媒體計劃，他在1983年發起大型戶外表演活動《音樂、藝術與舞蹈的世界節慶》（WOMAD—World of Music, Arts, and Dance Festival），邀集許多不同國家的樂手，創作融合（fusion）不同文化的音樂，打出「世界音樂」的口號，並發行紀念專輯，WOMAD目前成為流行樂界「世界音樂」的年度盛事。2001年臺北藝術推廣協會也主辦了為期6天的第一屆臺北「世界音樂節」，當台灣聽眾對「世界音樂」定義尚混淆不清時，他們喊出：「聽見世界的聲音」這樣的主題，邀請了來自希臘、比利時、匈牙利等地的歌手和演奏者，演出了傳統和流行的融合音樂。



圖六、1983年，由非西方傳統音樂與西方搖滾、爵士元素相結合演出的大型戶外表演活動WOMAD開始後，流行的「世界音樂」節越發盛行。圖為第11屆SIERRA NEVADA世界音樂節中，1997年去逝的奈及利亞流行巨星Fela Kuti長子Femi Kuti領銜演出。

筆者介紹的「世界音樂」，是以各地區民族特色為主軸發展的音樂風格。如今唱片公司將摻有民族音樂元素的流行音樂，以「世界音樂」的包裝行市。世界上的不同地區，有各具特色的不同音樂面貌，當某種特定儀式或場合演奏的部落音樂的神聖性被任意演奏或更改，音樂的原創性不見了！唱片工業的商業運作，將傳統中加入太多同樣的現代流行因素後，各自的音樂特色模糊了，個別差異不見了，將原貌扭曲後讓人們誤解它真正的含意，對一般大眾來說，「世界音樂」的定義，越顯複雜朦朧、混淆不清。在商業操弄下，是否會使原本豐富多樣的音樂地域特色日益貧瘠，民族音樂元素加速消失，仍有待觀察。

## 全球化浪潮下我的「世界音樂」教學理念與實踐

今天的世界地球村中，網路科技和全球市場，讓全世界緊密相連，各領域都需要廣泛的全球知識，具備全球視野，許多教育工作者開始強調全球公民意識，把「世界」納入教育課程中。我在大學任教或應邀做專題演講，「世界音樂」成為我急欲宣揚、傳達的主題。

我以「世界音樂文化」（Musical Cultures of the world）為題，以宏觀之音樂思維，啟發性之教學方法，把世界各地區的音樂放入文化的脈絡中探討，除對「世界音樂」作一般性的介紹，也包括研究世界音樂的方法，然後再分別介紹世界各地區、各種類型的音樂，包括世界五大洲各傳統社會或部落民族的音樂，以及該種音樂與地區或世界文化間的關係。音樂的類型囊括：古典、儀式、流行、慶典、兒童音樂等，討論的音樂與文化問題為：音樂與文化認同，音樂與歷史，音樂與族群、社會，音樂與宗教，音樂與演出，音樂和戲劇，音樂與美學，世界音樂與通俗音樂……。對不同程度與需求的學生，隨時調整教課方式。

採用文獻閱讀，課堂講解，音樂欣賞的方式，含多媒體、錄影帶或其他視聽資料來輔助教學，透過文化背景與音樂功能及樂器的介紹，提供同學對於各音樂文化中重要樂種的影片觀賞及聆聽經驗。在「世界音樂」教本不足，資料尚欠缺的現階段，我親筆整理撰寫的講義，含視聽資料詳細目錄及來源出處，同時指定相關免費網站及網路書店的輔助教材，讓學生在經由課後實際聆賞溫習，走進「世界音樂」的開關天地。

如何讓學生有共享世界音樂的概念？如何引用世界音樂的暫時拼貼作為提昇我們自覺意識的方式的作用？對於提高我們對世界音樂五彩繽紛性質的自覺意識，民族音樂學家布魯諾·奈特（Bruno Nettl）在第20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ISME）1992年會上的「主題發言」時，播放了20個15秒的錄音片段，取代冗長的措詞，讓教師們很容易分辨出何者為「原生」、何者為「融合」的「世界音樂」的作法，深得我心：

- 1) 地中海義屬薩丁尼亞島民的合唱歌曲；
- 2) 印尼的甘美朗音樂；
- 3) 日本宮廷雅樂；
- 4) 日本的Vivaldi，由東京新華樂隊演奏；
- 5) 印度南部馬德拉斯的聲樂炫技Kalpana Svaram；
- 6) 天使歌喉Bobby McFerrin的聲樂炫技；
- 7) 保加利亞的民間合唱；
- 8) 韓國的伽耶琴散調；
- 9) 南非祖魯族合唱；
- 10) Santour的Chaharmezrab，接近義大利古典音樂演奏者的技巧；
- 11) 一首蕭邦的波蘭舞曲；
- 12) 美洲印地安人傳統歌曲改編的搖滾音樂作品；
- 13) 源自秘魯安地斯高地的



臺灣大學

進修推廣部

台北市10673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07號

終身學習·成就卓越

TEL：02-23620502

<http://training.dpd.ntu.edu.tw>

搜尋

台大推廣教育網



# 臺灣大學 世界音樂饗宴

##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音樂」特質與發展現狀》

Charangos，由鄉村音樂轉入城市；14) 匈牙利弦樂隊演奏的都 시민間音樂；15) 尼日利亞早期傳統音樂再次和現代都市的新合流；16) Kiowa印地安的摩根歌曲，一種結合美洲不同印地安人的音樂風格；17) 巴厘島的Ketjak，源自羅摩衍那的僧侶合唱，在說與唱之間；18) 澳大利亞原住民管樂器第吉麗杜的音樂；19) 源於中亞的中國揚琴作品《繡荷包》；20) 印地安人的歌。

跨文化交流是當前時代的主要特色，必先學會自己的音樂文化，再轉而學習他人的音樂文化。要能分辨陳達的《思相枝》、郭英男的《阿美族民歌》、賴碧霞的《客家山歌》與演出於台灣《世界音樂節》中的「交工樂隊」（結合在地客家

傳統素材與現代因素）與「迴谷與達克達」（師法西方披頭四，融阿美族傳統民歌與搖滾藍調節奏）間的不同，「原生的」與「融合」的「世界音樂」，何者更具台灣地域特色？何者將流行一時隨風而逝？

在「世界音樂」的多樣性中，民族音樂學者將以公正無私的態度，觀察、分析同屬人類的音樂。世界觀的音樂知識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音樂教師應學會理解一種文化中的各類音樂，無論是藝術、民間或是大眾通俗音樂。對一般大眾而言，如何作個具視野、素養的全球公民，那麼，除了西方古典音樂外，無妨將視野深入地球不同的土地和民族間，去認識「世界音樂」。

### 授課老師：趙琴（皓明）博士

####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民族音樂學哲學博士  
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音樂史碩士  
台灣師大音樂系聲樂學士

#### 經歷

- 臺大美育系列音樂講座主講教授
- 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授
- 中華民國民族音樂學會秘書長、理事
- 在各報刊、雜誌撰寫「音樂專欄」百萬餘言
- 出席國際音樂學術會議發表之中、英文論文，刊登於世界各學術期刊與通俗報刊
- 雜誌：文建會《臺灣音樂館》系列叢書主編、撰文
- 「音樂風」、「音樂小百科」節目製作主持人
- 獲「金鐘獎」最佳編撰、最佳播音及終生成就特別獎(2002)

